

名誉主编：钟敬文 张岱年

名人
書系

谈亲情

邓九平 主编



名人
書系

中国文化名人书系

张岱年题



· 上 ·

谈亲情

邓九平 主编

中国文化名人书系

张岱年题



· 上 ·

名人
書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化名人谈亲情/邓九平主编.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10

(中国文化名人书系)

ISBN 7-80094-932-X

I. 中…

II. 邓…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5226 号

谈 亲 情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100007)

三河市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25.625 字数 662 千字 插页 6

2004 年 3 月北京第 2 版 2004 年 3 月河北第 2 次印刷

印数:5001-8000 套

ISBN 7-80094-932-X/I·470

定价:54.00 元(全三册)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中国文化名人书系》 顾问：

钟敬文 张岱年 季羨林 卞之琳 任继愈
林 庚 侯仁之 冯亦代 严文井 贾植芳
吴祖光 黄苗子 郁 风 陈 原 丁 聪

《中国文化名人书系》 编委会：

牛 汉 林斤澜 姜德明 范 用 邵燕祥
乐黛云 汤一介 严 秀 牧 惠 舒 展
母国政 李国文 蔡仲德 高 莽 柳 萌
王得后 谢 冕 钱理群 王富仁 刘梦溪
舒 乙 李景峰 张抗抗 斯 妤 邓九平

名誉主编：钟敬文 张岱年

主 编：邓九平

策 划 人：张家勋

—— 格言 ——

做父亲的真欲帮助儿女仅有一途，就是诱导他们，让他们锻炼这种心思能力。若去请教专门的教育者，当然，他将说出许多微妙的理论，但是要义大致也不外乎此。

——叶圣陶

一个人的性格和习惯一部分(甚至大部分)是在家庭生活当中养成的。上面提到的尊长和弟兄在不同时间，不同环境，不同方式之下，直接地或间接地，有意地或无意地，给予我几十年的“家庭教育”，奠定了我问学及为人的基础。

——萧公权

聪明的父母，以纯粹不杂功利的感情维系亲子的系属，不失之于薄；以缜密的思考决定什么该管，什么恕不，不失之于厚。在儿女未成立以前最需要的是积极的帮助，在他们成立以后最需要的是消极的不妨碍。他们需要什么，我们就给他们什么，这是聪明，这也是贤明。

——俞平伯



录

1	风 箏	鲁 迅
3	若子的病	周作人
6	我的五嫂	郭沫若
11	寄宽恕两儿	梁漱溟
14	我幼时求学的经过	陈衡哲
23	做了父亲	叶圣陶
26	“双双的脚步”	叶圣陶
30	三弟手足	孙伏国
33	我的祖母	梅兰芳
36	沅君幼年轶事	冯友兰
39	悼胞兄曼陀	郁达夫
41	一个人在途上	郁达夫
47	祖父及其弟妹	茅 盾
50	屠敬山先生	刘海粟
60	家乡与家世(节选)	萧公权
67	家	方令孺

70	择偶记	朱自清
72	儿 女	朱自清
78	五爹爹	丰子恺
80	儿 女	丰子恺
84	从孩子得到的启示	丰子恺
88	给我的孩子们	丰子恺
92	有了小孩以后	老 舍
96	贤明的——聪明的父母	俞平伯
104	儿 女	王了一
108	我的三个弟弟	冰 心
116	女孩的教训	许 杰
119	代 沟	梁实秋
123	逝者如斯	钟敬文
126	远方来信	丁 玲
134	怀念二叔	巴 金
139	祖 母	李霁野
143	哀蒙铁	楼适夷
147	回 声	李广田
152	念祖母	任白戈
155	生命的光辉——母亲节,想妈妈	谢冰莹
156	做了母亲	谢冰莹
160	望断天涯儿不归	谢冰莹
166	我的童年:乳娘	萧 军

170	忆探亲	陈白尘
180	父亲的故事	陈虹
193	母亲	储安平
197	祖父	曹白
204	哀悼我敬爱的祖母	罗大冈
209	酒冲鸡蛋——献给母亲在天之灵	罗大冈
219	病	师陀
222	白舅舅	何家槐
233	我的嫂子	李辉英
237	我的舅舅	吕伦
240	记杨必	杨绛
250	回忆我的姑母	杨绛
266	大奶奶	季羡林
268	殇儿记	叶紫
271	我踟蹰在黑暗的僻巷里	白朗
274	二哥	金克木
277	怀念敬爱的父亲(二则)	周一良
285	心上的暗影	唐弢
292	外祖母家	孙犁
294	祖父的故事	冯亦代
299	想起祖母	冯亦代
301	芬先生——纪念大哥祖芬	黄苗子
305	姐弟感情上的疤痕	子冈

312	家人团聚	梅 志
318	我相信……	严文井
326	造屋记	秦兆阳
332	三叔达夫——一个真正的文人(节选)	郁 风
354	故乡亲人今何在?	碧 野
357	她才二十八岁	金性尧
363	训子篇	吴祖光
371	女儿篇(节选)	吴祖光
376	她这一辈子	韦君宜
385	外祖父的白胡须	琦 君
389	一对金手镯	琦 君
396	音容宛在——纪念我的母亲	魏荒弩
401	十二生肖·钱吉生·四兄	周汝昌
404	世间曾有这么一个人——悼亡兄祐昌	周汝昌
408	送别妈妈冰心	陈 恕 吴 青
416	我的祖父祖母	汪曾祺
423	一张照片	冀 沅
427	弟 弟	张爱玲
429	姐 姐	范 用
433	梦绕于永久的悔	洁 泯
439	半个参谋 半个后勤	艾 煊
442	我的祖母	何 为
447	祖 父	徐开垒

450	难忘的眼泪	徐开垒
455	祖母的呼唤	牛 汉
457	祖母的忧伤	牛 汉
462	探监——童年生活片断(节选)	峻 青
467	离合悲欢的三天	田 野
474	太阳下的风景——沈从文与我	黄永玉
494	难忘亲情——儿时梦片	袁 鹰
510	我的女儿	刘乃元
515	存之天下——敬献《赵丹画册》	黄宗英
520	闲说亦代	黄宗英
522	我亲二哥黄宗淮	黄宗英
529	我怎样当家长	韶 华
533	惆怅旧欢	陈香梅
539	冷与暖	高 莽
541	活的纪念碑	公 刘
578	祭母亲	于是之
585	我的婆婆	新风霞
591	探 亲	新风霞
600	哭小弟	宗 璞
605	读 鞋	张拓芜
610	妻与子	姜德明
615	小女儿的童话	潘旭澜
618	我成了“啊呀呀”	邵燕祥

621	家	柳 萌
624	家书抵万金	柳 萌
632	曾是富家子弟	林 希
638	我的家庭	刘绍棠
641	儿女情长	戴厚英
645	女儿替我养父母	戴厚英
649	亲 情	母国政
652	绵长的思念	亚 蓝
657	悟已往之不谏	郭启宏
661	家有升学女	蒋子龙
666	挣不脱的链环	刘心武
672	家庭记事	韩静霆
680	从前,有个老头和他的老太婆	赵 国
683	这一片女儿的情绪	梅 洁
690	写给男男	李佩芝
695	吾家有女初长成	程乃珊
698	哀 歌	林贤治
703	长情默默	叶 子
709	我的不安 我的宽慰	陆星儿
712	在儿子出生的日子里	陆星儿
715	陌生的儿子	叶 梦
718	我家的“公关先生”	叶 梦
720	伯父和牛	素 素

723	儿子是什么	刘庆邦
729	我儿子——家	舒 婷
732	以忧伤的明亮透彻沉默	舒 婷
740	孩子,我为什么打你	毕淑敏
743	游子吟	和 谷
746	读书示小妹生日书	贾平凹
750	在梦的远方	林清玄
755	家 累	王英琦
760	家	斯 妤
762	祖 父	斯 妤
766	回想外婆弥留之际	斯 妤
772	手 足	蒋子丹
776	立誓做一个严父	刘 恒
779	幸福的牵扯	赵 玫
784	怎么爱你也不够	池 莉
788	那一张床空了	南 帆
794	我是你生命的延长	丹 姪
800	三姐夫沈二哥	张允和
806	昨夜,慈母又入梦	张 过

风 箏

鲁 迅

◆
書
迅
·
風
箏

北京的冬季，地上还有积雪，灰黑色的秃树枝丫叉于晴朗的天空中，而远处有一二风筝浮动，在我是一种惊异和悲哀。

故乡的风筝时节，是春二月，倘听到沙沙的风轮声，仰头便能看见一个淡墨色的蟹风筝或嫩蓝色的蜈蚣风筝。还有寂寞的瓦片风筝，没有风轮，又放得很低，伶仃地显出憔悴可怜模样。但此时地上的杨柳已经发芽，早的山桃也多吐蕾，和孩子们的天上的点缀相照应，打成一片春日的温和。我现在在哪里呢？四面都还是严冬的肃杀，而久经诀别的故乡的久经逝去的春天，却就在这天空中荡漾了。

但我是向来不爱放风筝的，不但不爱，并且嫌恶它，因为我以为这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和我相反的是我的小兄弟，他那时大概十岁内外罢，多病，瘦得不堪，然而最喜欢风筝，自己买不起，我又不许放，他只得张着小嘴，呆看着空中出神，有时至于小半日。远处的蟹风筝突然落下来了，他惊呼；两个瓦片风筝的缠绕解开了，他高兴得跳跃。他的这些，在我看来都是笑柄，可鄙的。

有一天，我忽然想起，似乎多日不很看见他了，但记得曾见他在后园拾枯竹。我恍然大悟似的，便跑向少有人去的一间堆积杂物的小屋去，推开门，果然就在尘封的什物堆中发见了他。他向着大方凳，坐在小凳上；便很惊惶地站了起来，失了色瑟缩着。大方凳旁靠着一个蝴蝶风筝的竹骨，还没有糊上纸，凳上是一对做眼睛用的小风轮，正用红纸条装饰着，将要完工了。我在

破获秘密的满足中，又很愤怒他的瞒了我的眼睛，这样苦心孤诣地来偷做没出息孩子的玩艺。我即刻伸手折断了蝴蝶的一支翅骨，又将风轮掷在地下，踏扁了。论长幼，论力气，他是都敌不过我的，我当然得到完全的胜利。于是傲然走出，留他绝望地站在小屋里。后来他怎样，我不知道，也没有留心。

然而我的惩罚终于轮到了，在我们离别得很久之后，我已经是中年。我不幸偶而看了一本外国的评论儿童的书，才知道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于是二十年来毫不忆及的幼小时候对于精神的虐杀的这一幕，忽地在眼前展开，而我的心也仿佛同时变了铅块，很重很重地堕下去了。

但心又不竟堕下去而至于断绝，他只是很重很重地堕着，堕着。

我也知道补过的方法的：送他风筝，赞成他放，劝他放，我和他一同放。我们嚷着，跑着，笑着。——然而他其时已经和我一样，早已有了胡子了。

我也知道还有一个补过的方法的：去讨他的宽恕，等他说，“我可是毫不怪你呵”。那么，我的心一定就轻松了，这确是一个可行的方法。有一回，我们会面的时候，是脸上都已添刻了许多“生”的辛苦的条纹，而我的心很沉重。我们渐渐谈起儿时的旧事来，我便叙述到这一节，自说少年时代的胡涂。“我可是毫不怪你呵。”我想，他要说了，我即刻便受了宽恕，我的心从此也宽松了罢。

“有过这样的事么？”他惊异地笑着说，就象旁听着别人的故事一样。他什么也不记得了。

全然忘却，毫无怨恨，又有什么宽恕之可言呢？无怨的恕，说谎罢了。

我还能希求什么呢，我的心只得沉重着。

现在，故乡的春天又在这异地的空中了，既给我久经逝去的儿时的回忆，而一并也带着无可把握的悲哀。我倒不如躲到肃杀的严冬中去罢，——但是，四面又明明是严冬，正给我非常的寒威和冷气。

1925年1月24日

若子的病

周作人

《北京孔德学校旬刊》第二期于4月11日出版，载有两篇儿童作品，其中之一是我的小女儿写的。

晚上的月亮

周若子

晚上的月亮，很大又很明。我的两个弟弟说：“我们把月亮请下来，叫月亮抱我们到天上去玩。月亮给我们东西，我们很高兴。我们拿到家里给母亲吃，母亲也一定高兴。”

但是这张旬刊从邮局寄到的时候，若子已正在垂死状态了。她的母亲望着摊在席上的报纸又看昏沉的病人，再也没有什么话可说，只叫我好好地收藏起来，——做一个将来决不再寓目的纪念品。我读了这篇小文，不禁忽然想起六岁时死亡的四弟椿寿，他于得急性肺炎的前两三天，也是固执地向着佣妇追问天上情形，我自己知道这都是迷信，却不能禁止我脊梁上不发生冰冷的奇感。

11日的夜中，她就发起热来，继之以大吐，恰巧小儿用的摄氏体温表给小波波（我的兄弟的小孩）摔破了，土步君正出着第二次种的牛痘，把华氏的一具拿去应用，我们房里没有体温表了，所以不能测量热度，到了黎明从间壁房中拿表来一量，乃是四十度三分！8时左右起了痉挛，妻抱住了她，只喊说“阿玉惊了，阿玉惊了！”弟妇（即是妻的三妹）走到外边叫内弟起来，说

周作人 · 若子的病

“阿玉死了!”他惊起不觉坠落床下。这时候医生已到来了,诊察的结果说疑是“流行性脑脊髓膜炎”,虽然征候还未全具,总之是脑的故障,危险很大。12时又复痉挛,这回脑的方面倒还在其次了,心脏中了霉菌的毒非常衰弱,以致血行不良,皮肤现出黑色,在臂上捺一下,凹下白色的痕好久还不回复。这一日里,院长山本博士,助手蒲君,看护妇永井君白君,前后都到,山本先生自来四次,永井君留住我家,帮助看病。第一天在混乱中过去了,次日病人虽不见变坏,可是一昼夜以来每两小时一回的樟脑注射毫不见效,心脏还是衰弱,虽然热度已减到38至39度之间。这天下午因为病人想吃可可糖,我赶往哈达门去买,路上时时为不祥的幻想所侵袭。直到回家看见毫无动静这才略略放心。第三天是火曜日,勉强往学校去,下午三点半正要上课,听说家里有电话来叫,赶紧又告假回来,幸而这回只是梦呓。并未发生什么变化。夜中12时山本先生诊后,始宣言性命可以无虑。12日以来,经了两次食盐注射,三十次以上的樟脑注射,身上拥着大小七个的冰囊,在七十二小时之末总算已离开了死之国土,还真是万幸的事了。

山本先生后来告诉川岛君说,那日曜日他以为一定不行了。大约是第二天,永井君也走到弟妇的房里躲着下泪,他也觉得这小朋友怕要为了什么而辞去这个家庭了。但是这病人竟从万死中逃得一生,不知是那里来的力量。医呢,药呢,她自己或别的不可知之力呢?但我知道,如没有医药及大家的救护,她总是早已不在了。我若是一种宗派的信徒,我的感谢便有所归,而且当初的惊怖或者也可减少,但是我不能如此,我对于未知之力有时或感着惊异,却还没有致感谢的那么深密的接触。我现在所想致感谢者在人而不在自然,我很感谢山本先生与永井君的热心的帮助,虽然我也还不曾忘记四年前约我医治肋膜炎的劳苦。川岛斐君二君每日殷勤的访问,也是应该致谢的。

整整地睡了一星期,脑部已经渐好,可以移动,遂于19日午

前搬往医院，她的母亲和“姊姊”陪伴着，因为心脏尚须疗治，住在院里较为便利，省得医生早晚两次赶来诊察。现在温度复原，脉搏亦渐恢复，她卧在我曾经住过两个月的病室的床上，只靠着一个冰枕，胸前放着一个冰囊，伸出两只手来，在那里唱歌。妻同我商量，若子的兄姊十岁的时候，都花过十来块钱，分给用人并吃点东西当作纪念，去年因为筹不出这笔款，所以没有这样办，这回病好之后，须得设法来补做并以祝贺病愈。她听懂了这会话的意思，便反对说，“这样办不好。倘若今年做了十岁，那么明年岂不是十一岁么！”我们听了不禁破颜一笑，唉，这个小小的情景，我们在一星期前哪里敢梦想到呢？

紧张透了的心一时殊不容易松放开来。今日已是若子病后的第十一日，下午因为稍觉头痛告假在家，在院子里散步，这才见到白的紫的丁香都已盛开，山桃烂熳得开始憔悴了，东边路旁爱罗先珂君回俄国前手植作为纪念的一株杏花已经零落净尽，只剩有好些绿蒂隐藏嫩叶的底下。春天过去了，在我们彷徨惊恐的几天里，北京这好象敷衍人似地短促的春光早已偷偷地走过去了。这或者未免可惜，我们今年竟没有好好地看一番桃杏花。但是花明年会开的，春天明年也会再来的，不妨等明年再看，我们今年幸而能够留住了别个一去将不复来的春光，我们也就够满足了。

今天我自己居然能够写出这篇东西来，可见我的凌乱的大脑也略略静定了，这也是一件高兴的事。

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雨夜